

# 蛻變重生的藝術世界

## 瞿倩梅以自然書寫生命體悟

瞿倩梅自幼習畫，後旅居法國二十餘年，未曾放棄對藝術的執著，近年瞿倩梅開始從事抽象繪畫創作，她以高嶺土、朽木、生漆、麻繩、茶等自然素材做為創作媒材，創造出質樸、粗獷的風格，用材料語言闡釋她個人的生命經歷、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

撰文 | 陶咏白 圖版提供 | 鑄造藝術館



◎ 旅法藝術家瞿倩梅

### › 特殊的生命境遇

走進鑄造藝術館，我被瞿倩梅作品那巨大、沉重、苦難的悲劇氣氛所震懾，我似乎看到了大災難後的死寂、蒼茫，也似乎聽到了從地底下湧動著悶雷似的悲憫，這是怎樣的大苦大難？如此驚心動魄。而我怎麼也無法與面前這位溫婉俏麗，操著吳儂軟語口音的女子聯繫起來。這樣一位優雅女子的作品竟有如此的大氣魄、大氣勢，竟能駕馭著如此宏大史詩般厚重的作品。這是一個怎樣的女子？

瞿倩梅，這位從溫州楠溪江走出來的女子，天生有著水的靈性，血液裡流淌著敢於走遍天下創業的DNA。自幼喜愛畫畫的瞿倩梅，於1985年（年近三十歲時），懷著藝術夢，遠赴法國留學深造，造化總是弄人，迫於生活，她背離了初衷，走上了在異國的經商之路，卻遭來了兩次牢獄之災，在獄中她也竟然辦了三次畫展，這是何等的定力？她旅居法國二十六年，經歷了叱吒風雲的輝煌，也遇過朋友出賣、婚姻解體，又身陷囹圄的災難，人生大起大落的落差，把一個柔弱的水鄉女子歷練得雲卷雲舒，她用單薄的雙肩挑起堅強，用隱忍的耐力挺起了腰桿。她厭倦了商界的爾虞我詐，出獄後，心靈疲憊的她開始重拾兒時藝術夢，她那雙曾摸過17億法朗的手，重新撐起了藝術的風帆。

瞿倩梅原學中國傳統繪畫，為了能痛快淋漓地表達那欲說無語的「內在需要」，開始轉向抽象藝術的探尋。2008年，她在中央美術學院進修藝術專業，尋求新的藝術表達方法，她要真正依照自己的心願去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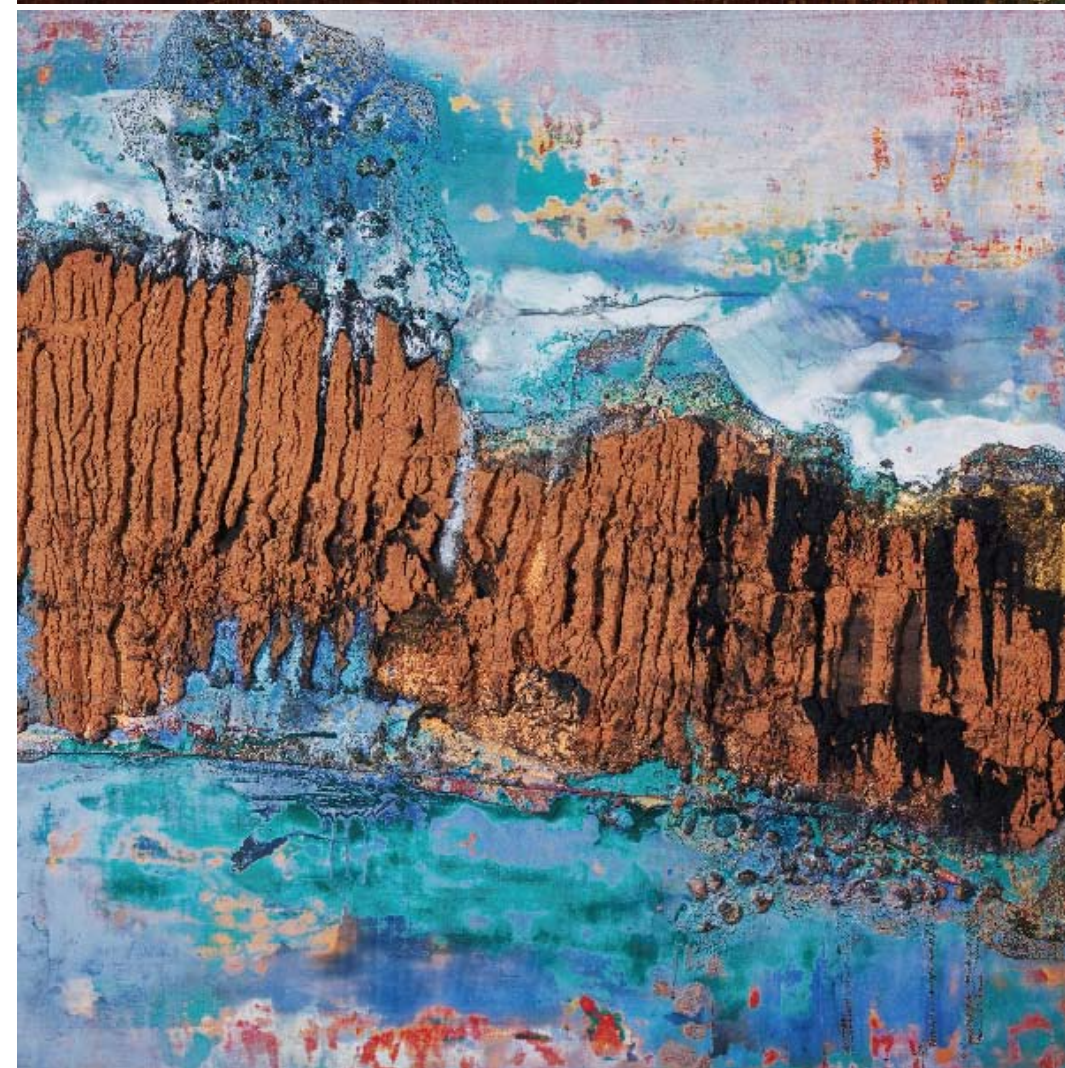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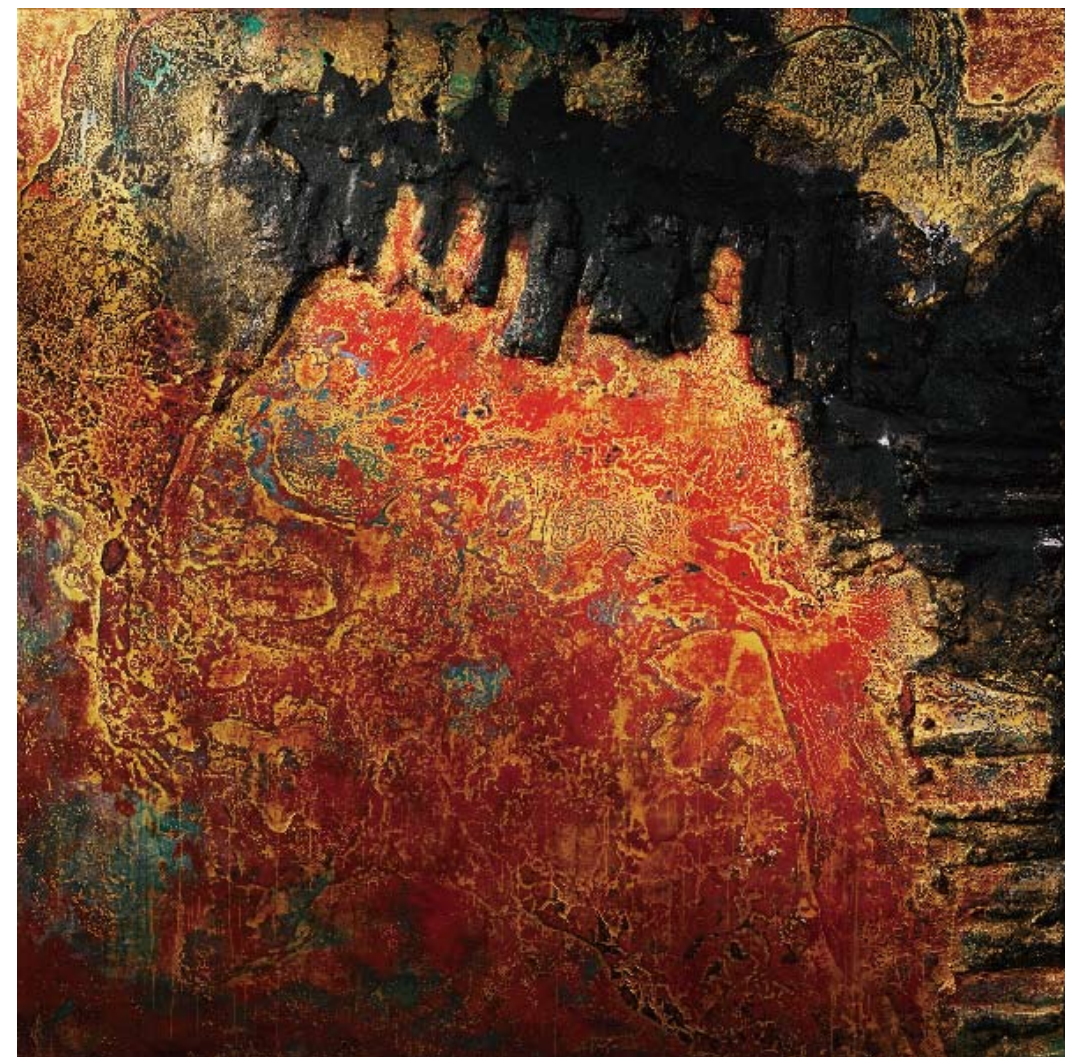
### › 西藏之旅開啟創作潛能

冥冥中似神的召喚，一次偶然的西藏之旅，使她心靈頓悟，心門洞開，靈光乍現。漫漫西行路，已悄然變成一個朝聖者的心靈之旅。沐浴在高山雪原、藍天白雲下的她，洗滌了塵世間的煩惱和痛苦，是一種心靈純粹後的輕鬆，更是一次靈魂的洗禮，而那莊嚴神聖的廟宇、那冽冽飄揚的五彩經幡，讓她置身在藏教莊嚴肅穆的氛圍中，喚起了對宗教威儀的領悟。那些用身體丈量土地的藏民，那些用肉體的痛苦來救贖靈魂的虔誠，讓她心頭起伏，回首前塵往事，恍若隔世。她感知到這個可以觸摸天的地方，是世界上最聖潔的靈魂天堂，也是啟動她深埋心底的藝術靈感、藝術潛能的聖地。

西行歸來，創作的靈感如泉湧，積蓄許久的人生苦澀和鬱悶，太多的生命感悟，演化做那一件件用高嶺紅土堆積的作品——〈藏之魂—境·遇〉。那恢宏磅礴的氣勢，那蒼涼、沉鬱、悲愴的基調，匯成了震人心魄的交響樂，以直擊人心的張力，令人感動且感慨。

瞿倩梅的作品是從深厚、苦澀、粗獷、原始的生態環境中找到了繪畫的新感覺，叩響了她的「內在音響」。那是她靈魂深處的感動，是她任情恣性，置功利於度外的真性情，是她心靈的皈依、藝術的殉道。

她用綜合的材料訴說著她的心語。她擅於運用媒材，以她的慧眼慧心，選用高嶺土做畫面肌理；用幾百斤重的方鐵柱做畫框；用朽木做裝置。這些來自大自然的純粹天然材料做為藝術的媒介，奠定了她作品的質樸、濃厚、粗獷、大氣的格調。藝術創造是一個生成過程，一旦掌握了材料的性能、物感的特質，就有可能讓原有的自然形態的物質材料再造出新的形態，不僅在審美上增強其視覺力度，最終媒材轉換成文化意義的載體而具有精神性。



◎ 瞿倩梅 2011A1 綜合媒材 200×200cm 2011  
◎ 瞿倩梅 2011A4 200×200cm 綜合媒材 2011



價值的所在。

瞿倩梅將創作獨特性以自然媒材呈現出來，其一，有誰會把那不起眼的高嶺土，做出如此大氣勢的作品？高嶺土原是製陶的原料，質地純粹，有良好的可塑性和黏結性，有很強的親和力、表現力。瞿倩梅的作品以這個樸質的土為主要媒材，或堆積、或延伸、或高聳、或流淌，塑造出各種各樣不同的形態，做出了具有豐富質感的肌理：它們是蒼莽大地的肌膚，是崇山峻嶺綿延的山脊溝壑，是波光漣漪的江河湖泊；或是對奕的哲思、對生命的詰問、天問式的長嘆，還是哥德巴赫的追問。在瞿倩梅作品中常常出現高低不平、蜿蜒曲折、綿延遠去的車轍，它有種回味無窮的魅力令人遐想。這種充滿神韻的「車轍」符號，有誰會想到它的靈感來自於我們司空見慣的車轍痕跡。一次新雨過後的清晨，瞿倩梅在跑步時，路邊深深淺淺的車轍呈現出渾然天成的藝術感染力，令她感動不已。在她眼中，這車轍恰是一條人生之路，雖歷盡磨難依舊執著地延伸、延伸，做為她作品的符號，這車轍訴說著她的經歷、她的命運、她的執著、她的靈魂。而此刻，這些材料已非材料，而成了有靈魂的鏡像，它折射著瞿倩梅的人生，也啟迪著芸芸眾生對靈

### 大地映照出作品中的生命追尋

各種材料有自己的特性，材料的物質特性又如何轉化為具有視覺意義的「個性」？瞿倩梅獨特的人生經歷，在運用材料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生命意

識，這些貯存於心，在因心造境、以手運心的創作過程中，作品的形態或形式就在潛意識中流淌於畫面，同時也滲透著她人格化的「個性」，成就了藝術獨創性的特質，而藝術的獨創性才是審美



魂的追問。

其二，她別出心裁用幾百斤重的建築材料方鋼做作品的外框。那深沉的鐵灰色，或斑駁的鐵銹紅色，或方形、或矩形的沉重方鋼框架，在此亦非僅僅只是框架，它們宛如一扇扇古樸厚重的大門，吱嘎洞開，把人們引進了天老地荒的原始荒漠、茫茫的宇宙天之盡頭，讓人 and 自然有了共鳴式的感應。這沉重的方鐵框架，莫不是巨大的枷鎖，緊箍著人們自由解放的理想？這沉重的方鐵框架，莫非是扇歷史的大門，封存著古老民族千年百年深重的歷史？在瞿倩梅的藝術中，高嶺土的樸質厚實、方鐵鋼架的堅挺凝重，把軟性材料和硬性材料做了絕好的搭配，在剛柔相濟，陰陽互補中烘托出她凝重、恢宏、滄桑、獨特的藝術風格。

其三，瞿倩梅用朽木做的裝置作品，別構了一種靈奇，也可稱它們為化腐朽為神奇的雕塑作品。那些被木場遺棄的朽木，在她的手中稍作處理，那殘缺的樹幹，那撕裂、剝落的樹皮，那蛀蝕的腹腔，絮絮縷縷蜂窩狀的樹芯。聳立在我們面前的是飽經風霜的蒼涼，是殘缺不全的悲愴，是做骨挺立的堅韌。自然造物的神奇，悄然豎立起威嚴聳立的人性豐碑，它們是生命的圖騰，彰顯著崇高的生命精神。

### 運用創作訴說人生體悟

瞿倩梅用心靈感悟闡釋著生命和自然的和諧，把個人的人生經歷、思想情感



和精神追求鑄進具表現力的材料語言中，塑造出高嶺土肌理的多義性、鏽鐵框架的象徵性、朽木裝置的神性。她手中的材料有生命、會說話。由此，物化的材料轉換為文化精神的載體。她的作品，就不僅僅是個人的人生體悟，或對自然宇宙的靈悟，更是這個物質消費時代所稀缺的人文精神的彰顯，她的作品感人的力量正在於此。

近日，瞿倩梅又創作了一批新作，即赴上海美術館展出，與去年11月見到的作品風貌有所變化，雖在作品中我們還感受到遊蕩著的神聖藏魂，飄揚著五色經幡明麗的色彩。近作，明顯的是少了些許沉鬱、黯淡，多了不少明快和燦爛，這或許是越過了人生低谷，開始走向鳳凰涅槃的輝煌。

人生因苦難而豐富，藝術因滄桑而絢

爛。瞿倩梅用自己的年華和生命丈量著靈魂的朝聖之路，用心靈苦修著藝術之旅。瞿倩梅作品是心靈的傾訴，情感的宣洩，更是一種生命精神的皈依。是看破紅塵的超越，轉向無為而為，其藝術內涵與她自己更緊密地融為一體。與其說是她創造的藝術作品，不如說這是她進行著脫胎換骨的重生。

1	4
2	3

- ① 瞿倩梅 2011A16 綜合媒材 150×150cm 2011
- ② 藝術家瞿倩梅於作品前
- ③ 工作室一景
- ④ 瞿倩梅 2011A2 綜合媒材 200×200cm 2011

# 天地間迸發的藝術熱情

## 瞿倩梅藝術創作裡的境遇

旅法數十年，瞿倩梅未曾放下內心底的藝術熱情，她以作品體現人生裡的變化莫測、生命況味，從創作中領會了生命的自在、開闊，近期的作品從大地裡探索宇宙永恆之道，將天地之美化做抽象的藝術語言。

撰文 | 施力仁 圖版提供 | 鑄造藝術館



1 4 ① 瞿倩梅 2011A11 綜合媒材 330×465cm 2011 ② ③ 2011A11局部  
2 3 5 ④ 瞿倩梅 2011A18 綜合媒材 80×100cm 2011 ⑤ 2011A18局部

瞿倩梅從法國遊學二十幾年歸國，歐洲藝術原作的洗禮和陶養，加深了她的視覺感受力，這種視野和敏銳的藝術感覺，使她回國後立即穿越了周圍的喧囂嘈雜，投身獨立創作，並很快於2010年11月在鑄造藝術館與國內觀眾初次見面。

在我為瞿倩梅策畫的第一次個展「境·遇」的布展現場，我就確信我找到了一位好藝術家，其作品震撼了我，作品的磅礴意境及包容的人生際遇感動了我。「境」不僅意味著對中國意境的想像，也有鏡子、鏡像的當代指涉，更可借此表達東西文化的借境與融合；而「遇」則是我從瞿倩梅作品中讀到的人生遭遇和五味雜陳。

瞿倩梅的抽象作品在鑄造藝術館初次展出，也得到各地收藏家、藝術家、評論家及媒體的肯定，作品中展現的宏偉張力和大氣，在鑄造藝術館挑高17公尺的巨大展廳內，不僅沒有被廣大空間吞噬，反更襯托出磅礴雄厚之神韻。空間與作品彼此互動之間，創造出絕佳的展覽氛圍。特別是展覽中瞿倩梅將幾件約6公尺高的原木裝置作品，以及3公尺高的木片外形予以修正和紋理的篩選打磨，使之成為一件純樸、古老而又具備形式美感的現代裝置；其中一件作品〈5000年〉在瞿倩梅的重塑中重現活力，木柱的歷史和龜裂的紋理本身就訴說了一種滄海桑田，這些創作表明她對媒材、觀念的角度上突破了中國抽象藝術的界限，使得國內從事抽象創作實踐的藝術家們眼前一亮，進而齊聚鑄造藝術館展覽現場，並成立「抽象促進大會」。

由於初展的成功和廣大迴響後，我再將瞿倩梅作品推薦到上海美術館做一次更全面的學術梳理和展示，藉廣大觀眾們的眼光，審視抽象繪畫的傳承和當代生命。

瞿倩梅從來不願提及她做為一個女藝術家的身分，人們更不敢相信這些用高嶺土、生漆、粗麻繩創作而成的豪放之作乃出自一位女性藝術家之手，瞿倩梅在千姿百態的生活履歷中自發地走向抽象藝術，促成繪畫物質本身的粗獷和力量表達。她之所以在回國後如此短的時間裡被許多人認同，恐怕也源於這幾十年裡她近似自我修煉式的人格堅守和對藝術理想的執著眷念，即使她為生活負重，即使她經歷轉眼間身無分文的浩劫，那個理想的藝術殿堂始終是她孤膽前行的唯一動力，因此，她的藝術和她的生活一樣，掩藏在她繪畫中的文學敘述脫離了形象的表现，彰顯出一種藝術的過程美。

### 自然的生命感知

觀其作品，從最初充滿石破天驚的爆發力，到如今作品色彩繽紛、柳暗花明的開闊，她彷彿凌波微步般地越過了幾層浮屠而輕鬆地領會了「得道」的自在和爽快，她也因此能夠成天「駐紮」在並不寬敞的工作室裡，與宇宙天地對話，冥想靜水深流，她的作品也愈發明朗聰慧和簡約大度。她骨子裡流露出對自然的神往，以及對遠古和歷史的想像，近期作品流淌著原始的熱血、蠢蠢欲動的生命，以及陽光雨露的清新和泥土撲面的清香。從鮮紅的生漆色和隱約流動的形象中，我們能感知大自然原始的荒蠻活力；而在碧藍的平面背景與黃色高嶺土的交錯掩埋下，使人暢想高原的寧靜，瞿倩梅的新作映照出她孩童般的藝術活力和不肯歇息的藝術腳步。

### 東方式抽象美感

去除瞿倩梅對塔皮埃斯（Antoni Tàpies）等西方大師的學習和借鑑不談，她對抽象繪畫中材料使用的敏感，可能更源於她對西方抽象繪畫的一種保留態度，她出生在中國江南一帶，那種陰雨連綿的氣候和地貌形態，也許在她潛意識中埋下種子；而早期國畫的訓練和學習，鑄成她純感性的思考方式，而更願意用抽象的方式直抒胸中之氣，這顯然



有別於西方抽象繪畫對形式的極致追問。她的繪畫也由此可以在水墨、泥土中縱橫睥睨、隨意揮舞，甚至熟練地把西方抽象繪畫的光、色等元素，信手拈來，把玩於畫布之中，以一種東方哲思的智慧穿越藝術和生活，痛快淋漓，這

是她閱歷和才氣所現。

瞿倩梅的抽象作品是其精神兌現和悟道的結晶，她淡泊而堅定的個性，以及毫不刻意的藝術之路，使其作品大氣穩重卻撩動心弦，放達瀟灑又充滿哲思玄想。（本文作者為鑄造藝術館館長）